

三國演義

顧廷龍題



十

〔明〕羅貫中著 潘淵校點

三國演義

十

顧廷龍題



浙江文藝出版社

責任編輯 潘新國
裝幀設計 張妙夫
封面題字 顧廷龍

(浙)新登字第4號

三國演義 (全一函十冊)

〔明〕羅貫中 著

潘 洲 校點

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

杭州體育場路三四七號

浙江富陽古籍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第一版

一九九六年四月第三次印刷

ISBN 7-5339-0553-9/1·515

國內定價 叁佰伍拾圓

第一百九回 困司馬漢將奇謀 廢曹芳魏家果報

蜀漢延熙十六年秋，將軍姜維起兵二十萬，令廖化、張翼爲左右先鋒，夏侯霸爲參謀，張疑爲運糧使，大兵出陽平關伐魏。維與夏侯霸商議曰：「向取雍州，不克而還，今若再出，必又有準備。公有何高見？」霸曰：「隴上諸郡，只有南安錢糧最廣，若先取之，足可爲本。向者不克而還，蓋因羌兵不至。今可先遣人會羌人於隴右，然後進兵出石營，從董亭直取南安。」維大喜曰：「公言甚妙！」遂遣卻正爲使，賁金珠、蜀錦人羌，結好羌王。羌王迷當得了禮物，便起兵五萬，令羌將俄何燒戈爲大先鋒，引兵南安來。

魏左將軍郭淮聞報，飛奏洛陽。司馬師問諸將曰：「誰敢去敵蜀兵？」輔國將軍徐質曰：「某願往。」師素知徐質英勇過人，心中大喜，即令徐質爲先鋒，令司馬昭爲大都督，領兵望隴西進發。軍至董亭，正遇姜維，兩軍列成陣勢。徐質使開山大斧，出馬挑戰。蜀陣中廖化出迎。戰不數合，化拖刀敗回。張翼縱馬挺鎗而迎，戰不數合，又敗入陣。徐質驅兵掩殺，蜀兵大敗，退三十餘里。司馬昭亦收兵回，各自下寨。

姜維與夏侯霸商議曰：「徐質勇甚，當以何策擒之？」霸曰：「來日詐敗，以埋伏之計勝之。」維曰：「司馬昭乃仲達之子，豈不知兵法？若見地勢掩映，必不肯追。吾見魏兵累次斷吾糧道，今卻用此計誘之，可斬徐質矣。」遂喚廖化分付：「如此如此。」又喚張翼分付：「如此如此。」二人領兵去了。一面令軍士於路撒下鐵蒺藜，寨外多排鹿角，示以久計。

徐質連日引兵搦戰，蜀兵不出。哨馬報司馬昭說：「蜀兵在鐵籠山後，用木牛流馬搬運糧草，以爲久計，只待羌兵策應。」昭喚徐質曰：「昔日所以勝蜀者，因斷彼糧道也。今蜀兵在鐵籠山後運糧，汝今夜引兵五千，斷其糧道，蜀兵自退矣。」徐質領命，初更時分，引兵往鐵籠山來。果見蜀兵二百餘人，驅百餘頭木牛流馬，裝載糧草而行。魏兵一聲喊起，徐質當先攔住。蜀兵盡棄糧草而走。質分兵一半，押送糧草回寨，自引兵一半追來。追不到十里，前面車仗橫截去路，質令軍士下馬拆開車仗。只見兩邊忽然火起，質急勒馬回走。後面山僻窄狹處，亦有車仗截路，火光迸起。質等冒烟突火，縱馬而出。一聲礮響，兩路軍殺來：左有廖化，右有張翼，大殺一陣。魏兵大敗。

徐質奮死隻身而走，人馬困乏。正奔走間，前面一枝兵殺到：乃姜維也。質大驚無措，被維一鎗刺倒坐下馬，徐質跌下馬來，被衆軍亂刀砍死。質所分一半押糧兵，亦被夏侯霸所擒，盡降其衆。霸將魏兵衣甲馬匹，令蜀兵穿了，就令騎坐，打着魏軍旗號，從小路逕奔回魏寨來。魏軍見本部兵回，開門放人。蜀兵就寨中殺起。司馬昭大驚，慌忙上馬走時，前面廖化殺來。昭不能前進，急退時，姜維引兵從小路殺到。昭四下無路，只得勒兵上鐵籠山據守。

原來此山只有一條路，四下皆險峻難上，其上惟有一泉，止穀百人之飲。此時昭手下有六千人，被姜維絕其路口，山上泉水不敷，人馬枯渴。昭仰天長嘆曰：「吾死於此地矣！」後人有詩曰：

妙算姜維不等閑，魏師受困鐵籠間。
龐涓始人馬陵道，項羽初圍九里山。

主簿王韜曰：「昔日耿恭受困，拜井而得甘泉；將軍何不效之？」昭從其言，遂上山頂泉邊，再拜而祝曰：「昭奉詔來退蜀兵，若昭合死，令甘泉枯竭，昭自當刎頸，教部軍盡降；如壽祿未終，願蒼天早賜甘泉，以活衆命。」祝畢，泉水湧出，取之不竭，因此人馬不死。

卻說姜維在山下困住魏兵，謂衆將曰：「昔日丞相在上方谷，不曾捉住司馬懿，吾深爲恨。今司馬昭必被吾擒矣。」

卻說郭淮聽知司馬昭困於鐵籠山上，欲提兵來。陳泰曰：「姜維會合羌兵，欲先取南安。今羌兵已到，將軍若撤兵去救，羌兵必乘虛襲我後也。可先令人詐降羌人，於中取事，若退了此兵，方可救鐵籠之圍。」郭淮從之，遂令陳泰引五千兵，逕到羌王寨內，解甲而人，泣拜曰：「郭淮妄自尊大，常有殺泰之心，故來投降。郭淮軍中虛實，某皆知之。只今夜願引一軍前去劫寨，便可成功。如兵到魏寨，自有內應。」迷當大喜，遂令俄何燒戈同陳泰來劫魏寨。俄何燒戈教泰降兵在後，令泰引羌兵爲前部。

是夜二更，竟到魏寨，寨門大開。陳泰一騎馬先入。俄何燒戈驟馬挺鎗入寨之時，只叫得一聲苦，連人帶馬跌在陷坑裏。陳泰兵從後面殺來，郭淮從左邊殺來，羌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無數，生者盡降。俄何燒戈自刎而死。郭淮、陳泰引兵直殺到羌人寨中，迷當大王急出帳上馬時，被魏兵生擒活捉，來見郭淮。淮慌下馬，親去其縛，用好言撫慰曰：「朝廷素以公爲忠義，今何故助蜀人也？」迷當慚愧伏罪。淮乃說迷當曰：「公今爲前部，去解鐵籠山之圍，退了蜀兵，吾奏准天子，自有厚賜。」迷當從之，遂引羌兵在前，魏兵在後，逕奔鐵籠山。

時值三更，先令人報知姜維。維大喜，教請人相見。魏兵多半雜在羌人部內，行到蜀寨前。維令大兵皆在寨外屯紮，迷當引百餘人到中軍帳前。姜維、夏侯霸二人出迎。魏將不等迷當出言，就從背後殺將起來。維大驚，急上馬而走。羌、魏之兵，一齊殺人。蜀兵四紛五落，各自逃生。維手無器械，腰間止有一副弓箭，走得慌忙，箭皆落了，只有空壺。維望山中而走。背後郭淮引兵趕來，見維手無寸鐵，乃驟馬挺鎗追之。看看至近，維虛拽弓弦，連響十餘次。淮連躲數番，不見箭到，知維無箭，乃挂住鋼鎗，拈弓搭箭射之。維急閃過，順手接了，就扣在弓弦上，待淮追近，望面門上儘力射去，淮應弦落馬。維勒回馬來殺郭淮，魏軍驟至。維下手不及，只掣得淮鎗而去。魏兵不敢追趕，急救淮歸寨，拔出箭頭，血流不止而死。司馬昭下山引兵追趕，半途而回。夏侯霸隨後逃至，與姜維一齊奔走。維折了許多人馬，一路收割不住，自回漢中。雖然兵敗，卻射死郭淮，殺死徐質，挫動魏國之威，將功補罪。

卻說司馬昭犒勞羌兵，發遣回國去訖，班師還洛陽，與兄司馬師專制朝權，群臣莫敢不服。魏主曹芳每見師人朝，戰慄不已，如針刺背。一日，芳設朝，見師挂劍上殿，慌忙下榻迎之。師笑曰：「豈有君迎臣之禮也？請陛下穩便。」須臾，群臣奏事，司馬師俱自剖斷，並不啓奏魏主。少時朝退，師昂然下殿，乘車出內，前遮後擁，不下數千人馬。芳退入後殿，顧左右止有三人：乃太常夏侯玄，中書令李豐，光祿大夫張緝。緝乃張皇后之父，曹芳之皇丈也。芳叱退近侍，同三人至密室商議。芳執張緝之手而哭曰：「司馬師視朕如小兒，覷百官如草芥！社稷早晚必歸此人矣！」言訖大哭。李豐奏曰：「陛下勿憂。臣雖不才，願以陛下之明詔，聚

四方之英傑，以剿此賊。」夏侯玄奏曰：「臣叔夏侯霸降蜀，因懼司馬兄弟謀害故耳。今若剿除此賊，臣叔必回也。臣乃國家舊戚，安敢坐視奸賊亂國？願同奉詔討之。」芳曰：「但恐不能耳。」三人哭奏曰：「臣等誓當同心討賊，以報陛下！」芳脫下龍鳳汗衫，咬破指尖，寫了血詔，授與張緝，乃囑曰：「朕祖武皇帝誅董承，蓋爲機事不密也。卿等須謹細，勿泄於外。」

豐曰：「陛下何出此不利之言？臣等非董承之輩，司馬師安比武祖也？陛下勿疑。」

三人辭出，至東華門左側，正見司馬師帶劍而來，從者數百人，皆持兵器。三人立於道傍。師問曰：「汝三人退朝何遲？」李豐曰：「聖上在內廷觀書，我三人侍讀故耳。」師曰：「所看何書？」豐曰：「乃夏、商、周三代之書也。」師曰：「上見此書，問何故事？」豐曰：「天子所問伊尹扶商、周公攝政之事。我等皆奏曰：『今司馬大將軍，即伊尹、周公也。』」師冷笑曰：「汝等豈將吾比伊尹、周公！其心實指吾爲王莽、董卓！」三人皆曰：「我等皆將軍門下之人，安敢如此？」師大怒曰：「汝等乃口諛之人！適間與天子在密室中所哭何事？」三人曰：「實無此狀。」師叱曰：「汝三人淚眼尚紅，如何抵賴！」夏侯玄知事已泄，乃厲聲大罵曰：「吾等所哭者，爲汝威震其主，將謀篡逆耳！」師大怒，叱武士捉夏侯玄。玄揎拳裸袖，逕擊司馬師，卻被武士擒住。師令將各人搜檢，於張緝身畔，搜出一龍鳳汗衫，上有血字。左右呈與司馬師。師視之，乃密詔也。詔曰：

司馬師兄弟，共持大權，將圖篡逆。所行詔制，皆非朕意。各部官兵將士，可同仗忠義，討滅賊臣，匡扶社稷。功成之日，重加爵賞。

司馬師看畢，勃然大怒曰：「原來汝等正欲謀害吾兄弟！情理難容！」遂令將三人腰斬於市，滅其三族。三人罵不絕口，比臨東市中，牙齒盡被打落，各人含糊數罵而死。師直入後宮。

魏主曹芳正與張皇后商議此事。皇后曰：「內廷耳目頗多，倘事泄露，必累妾矣。」正言間，忽見師人，皇后大驚。師按劍謂芳曰：「臣父立陛下爲君，功德不在周公之下，臣事陛下，亦與伊尹何別乎？今反以恩爲讎，以功爲過，欲與二三小臣，謀害吾兄弟，何也？」芳曰：「朕無此心。」師袖中取出汗衫，擲之於地曰：「此誰人所作耶？」芳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戰慄而答曰：「此皆爲他人所逼故也，朕豈敢興此心？」師曰：「妄誣大臣造反，當加何罪？」芳跪告曰：「朕合有罪，望大將軍恕之。」師曰：「陛下請起。國法未可廢也。」乃指張皇后曰：「此是張緝之女，理當除之！」芳大哭求免。師不從，叱左右將張后捉出，至東華門內，用白練絞死。後人有詩曰：

當年伏后出宮門，跣足哀號別至尊。司馬今朝依此例，天教還報在兒孫。

次日，司馬師大會群臣曰：「今主上荒淫無道，褻近娼優，聽信讒言，閉塞賢路：其罪甚於漢之昌邑，不能主天下。吾謹按伊尹、霍光之法，別立新君，以保社稷，以安天下，何如？」衆皆應曰：「大將軍行伊、霍之事，所謂應天順人，誰敢違命？」師遂同多官人永寧宮，奏聞太后。太后曰：「大將軍欲立何人爲君？」師曰：「臣觀彭城王曹據，聰明仁孝，可以爲天下之主。」太后曰：「彭城王乃老身之叔，今立爲君，我何以當之？今有高貴鄉公曹髦，乃文皇帝之孫，此人溫恭克讓，可以立之。卿等大臣，從長計議。」一人奏曰：「太后之言是也。便可

立之。」衆視之，乃司馬師宗叔司馬孚也。師遂遣使往元城召高貴鄉公，請太后升太極殿，召芳責之曰：「汝荒淫無度，褻近娼優，不可承天下，當納下璽綬，復齊王之爵，目下起程，非宜召不許入朝。」芳泣拜太后，納了國寶，乘王車大哭而去。只有數員忠義之臣，含淚而送。後人有詩曰：

昔日曹瞞相漢時，欺他寡婦與孤兒。誰知四十餘年後，寡婦孤兒亦被欺。

卻說高貴鄉公曹髦，字彥士，乃文帝之孫，東海定王霖之子也。當日，司馬師以太后命宣至，文武官僚備鑾駕於西掖門外拜迎。髦慌忙答禮。太尉王肅曰：「主上不當答禮。」髦曰：「吾亦人臣也，安得不答禮乎？」文武扶髦上輦入宮，髦辭曰：「太后詔命，不知爲何，吾安敢乘輦而人？」遂步行至太極東堂，司馬師迎着。髦先下拜，師急扶起。問候已畢，引見太后。后曰：「吾見汝年幼時，有帝王之相，汝今可爲天下之主。務須恭儉節用，布德施仁，勿辱先帝也。」髦再三謙辭。師令文武請髦出太極殿，是日立爲新君，改嘉平六年爲正元元年，大赦天下，假大將軍司馬師黃鉞，入朝不趨，奏事不名，帶劍上殿。文武百官，各有封賜。

正元二年春正月，有細作飛報，說：「鎮東將軍卞丘儉、揚州刺史文欽，以廢主爲名，起兵前來！」司馬師大驚。正是：漢臣曾有勤王志，魏將還興討賊師。未知如何迎敵，且看下文分解。

[illegible]

第一百十回 文鸞單騎退雄兵 姜維背水破大敵

卻說魏正元二年正月，揚州都督、鎮東將軍、領淮南軍馬卬丘儉，字仲恭，河東聞喜人也；聞司馬師擅行廢立之事，心中大怒。長子卬丘甸曰：「父親官居方面，司馬師專權廢主，國家有壘卵之危，安可晏然自守？」儉曰：「吾兒之言是也。」遂請刺史文欽商議。欽乃曹爽門下客，當日聞儉相請，即來拜謁。儉邀入後堂。禮畢，說話間，儉流淚不止。欽問其故，儉曰：「司馬師專權廢主，天地反覆，安得不傷心乎！」欽曰：「都督鎮守方面，若肯仗義討賊，欽願捨死相助。」欽中子文淑，小字阿鸞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常欲殺司馬師兄弟，與曹爽報仇，今可令爲先鋒。」儉大喜，即時酌酒爲誓。二人詐稱太后有密詔，令淮南大小官兵將士，皆入壽春城，立一壇於西，宰白馬歃血爲盟，宣言：「司馬師大逆不道，今奉太后密詔，令盡起淮南軍馬，仗義討賊。」衆皆悅服。儉提六萬兵，屯於項城。文欽領兵二萬在外爲遊兵，往來接應。儉移檄諸郡，令各起兵相助。

卻說司馬師左眼肉瘤，不時痛癢，乃命醫官割之，以藥封閉，連日在府養病；忽聞淮南告急，乃請太尉王肅商議。肅曰：「昔關雲長威震華夏，孫權令呂蒙襲取荊州，撫恤將士家屬，因此關公軍勢瓦解。今淮南將士家屬皆在中原，可急撫之，更以兵斷其歸路，必有土崩之勢矣。」師曰：「公言極善。但吾新割目瘤，不能自往。若使他人，心又不穩。」時中書侍郎鍾會在側，進言曰：「淮楚兵強，其鋒甚銳，若遣人領兵去退，多是不利。倘有疏虞，則大事廢矣。」

師蹶然起曰：「非吾自往，不可破賊！」遂留弟司馬昭守洛陽，總攝朝政，師乘輿，帶病東行。令鎮東將軍諸葛誕，總督豫州諸軍，從安風津取壽春，又令征東將軍胡遵，領青州諸軍，出譙、宋之地，絕其歸路，又遣荊州刺史、監軍王基，領前部兵，先取鎮南之地。

師領大軍屯於襄陽，聚文武於帳下商議。光祿勳鄭表曰：「田丘儉好謀而無斷，文欽有勇而無智。今大軍出其不意，江、淮之卒，銳氣正盛，不可輕敵，只宜深溝高壘，以挫其銳。此亞夫之長策也。」監軍王基曰：「不可。淮南之反，非軍民思亂也，皆因田丘儉勢力所逼，不得已而從之。若大軍一臨，必然瓦解。」師曰：「此言甚妙。」遂進兵於淝水之上，中軍屯於淝橋。基曰：「南頓極好屯兵，可提兵星夜取之。若遲，則田丘儉必先至矣。」師遂令王基前部兵來南頓城下寨。

卻說田丘儉在項城，聞知司馬師自來，乃聚眾商議。先鋒葛雍曰：「南頓之地，依山傍水，極好屯兵，若魏兵先占，難以驅遣。可速取之。」儉然其言，起兵投南頓來。正行之間，前面流星馬報說：「南頓已有人馬下寨。」儉不信，自到軍前視之，果然旌旗遍野，營寨齊整。儉回到軍中，無計可施。忽哨馬飛報：「東吳孫峻提兵渡江襲壽春來了！」儉大驚曰：「壽春若失，吾歸何處！」是夜退兵於項城。

司馬師見田丘儉軍退，聚多官商議。尚書傅嘏曰：「今儉兵退者，憂吳人襲壽春也，必回項城分兵拒守。將軍可令一軍取樂嘉城，一軍取項城，一軍取壽春：則淮南之卒必退矣。兗州刺史鄧艾，足智多謀，若領兵逕取樂嘉，更以重兵應之，破賊不難也。」師從之，急遣使持檄

文，教鄧艾起兗州之兵破樂嘉城。師隨後引兵到彼會合。

卻說田丘儉在項城，不時差人去樂嘉城哨探，只恐有兵來。請文欽到營共議，欽曰：「都督勿憂。我與拙子文鴛，只消五千兵，敢保樂嘉城。」儉大喜。欽父子引五千兵投樂嘉來。前軍報說：「樂嘉城西，皆是魏兵，約有萬餘。遙望中軍，白旄黃鉞，皂蓋朱旛，簇擁虎帳，內豎立一面錦綉「帥」字旗。此必司馬師也。安立營寨，尚未完備。」時文鴛懸鞭立於父側，聞知此語，乃告父曰：「趁彼營寨未成，可分兵兩路，左右擊之，可全勝也。」欽曰：「何時可去？」鴛曰：「今夜黃昏，父引二千五百兵，從城南殺來，兒引二千五百兵，從城北殺來。三更時分，要在魏寨會合。」欽從之，當晚分兵兩路。

且說文鴛年方十八歲，身長八尺，全裝貫甲，腰懸鋼鞭，綽鎗上馬，遙望魏寨而進。是夜，司馬師兵到樂嘉，立下營寨，等鄧艾未至。師爲眼下新割肉瘤，瘡口疼痛，臥於帳中，令數百甲士環立護衛。三更時，忽然寨內喊聲大震，人馬大亂。師急問之，人報曰：「二軍從寨北斬圍直入，爲首一將，勇不可當！」師大驚，心如火烈，眼珠從肉瘤瘡口內迸出，血流遍地，疼痛難當，又恐有亂軍心，只咬被頭而忍，被皆咬爛。

原來文鴛軍馬先到，一擁而進，在寨中左衝右突，所到之處，人不敢當，有相拒者，鎗擄鞭打，無不被殺。鴛只望父到，以爲外應，並不見來。數番殺到中軍，皆被弓弩射回。鴛直殺到天明，只聽得北邊鼓角喧天。鴛回顧從者曰：「父親不在南面爲應，卻從北至，何也？」鴛縱馬看時，只見一軍行如猛風，爲首一將，乃鄧艾也，躍馬橫刀，大呼曰：「反賊休走！」鴛大

怒，挺鎗迎之，戰有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正鬪間，魏兵大進，前後夾攻。鳶部下兵各自逃散，只文鳶單人獨馬，衝開魏兵，望南而走。背後數百員魏將，抖擻精神，驟馬追來。將至樂嘉橋邊，看看趕上，鳶忽然勒回馬，大喝一聲，直衝入魏將陣中來，鋼鞭起處，紛紛落馬，各各倒退。鳶復緩緩而行。魏將聚在一處，驚訝曰：「此人尚敢退我等之衆耶！可併力追之！」於是魏將百員，復來追趕。鳶勃然大怒曰：「鼠輩何不惜命耶！」提鞭撥馬，殺人魏將叢中，用鞭打死數人，復回馬緩轡而行。魏將連追四五番，皆被文鳶一人殺退。後人有詩曰：

長坂當年獨拒曹，子龍從此顯英豪。樂嘉城內爭鋒處，又見文鳶膽氣高。

原來文欽被山路崎嶇，迷入谷中，行了半夜，比及尋路而出，天色已曉。文鳶人馬不知所向，只見魏兵大勝。欽不戰而退。魏兵乘勢追殺，欽引兵望壽春而走。

卻說魏殿中校尉尹大目，乃曹爽心腹之人，因爽被司馬懿謀殺，故事司馬師，常有殺師報爽之心，又素與文欽交厚。今見師眼瘤突出，不能動止，乃入帳告曰：「文欽本無反心，今被毌丘儉逼迫，以致如此。某去說之，必然來降。」師從之。大目頂盔貫甲，乘馬來趕文欽。看看趕上，乃高聲大叫曰：「文刺史見尹大目麼？」欽回頭視之，大目除盔放在鞍轡之前，以鞭指曰：「文刺史何不耐數日也？」此是大目知師將亡，故來留欽。欽不解其意，厲聲大罵，便欲開弓射之。大目大哭而回。文欽收聚人馬奔壽春時，已被諸葛誕引兵取了，欲復回項城時，胡遵、王基、鄧艾三路兵皆到。欽見勢危，遂投東吳孫峻去了。

卻說毌丘儉在項城內，聽知壽春已失，文欽勢敗，城外三路兵到，儉遂盡撤城中之兵出

戰。正與鄧艾相遇，儉令葛雍出馬，與艾交鋒，不一合，被艾一刀斬之，引兵殺過陣來。毋丘儉死戰相拒，江淮兵大亂。胡遵、王基引兵四面夾攻。毋丘儉敵不住，引十餘騎奪路而走。前至慎縣城下，縣令宋白開門迎人，設席待之。儉大醉，被宋白令人殺了，將頭獻與魏兵。於是淮南平定。司馬師臥病不起，喚諸葛誕入帳，賜以印綬，加爲征東大將軍，都督揚州諸路軍馬，一面班師回許昌。

師目痛不止，每夜只見李豐、張緝、夏侯玄三人立於榻前。師心神恍惚，自料難保，遂令人往洛陽取司馬昭到。昭哭拜於牀下。師遺言曰：「吾今權重，雖欲卸肩，不可得也。汝繼我爲之，大事切不可輕託他人，自取滅族之禍。」言訖，以印綬付之，淚流滿面。昭急欲問時，師大叫一聲，眼睛迸出而死。時正元二年二月也。

於是司馬昭發喪，申奏魏主曹髦。髦遣使持詔到許昌，即命暫留司馬昭屯軍許昌，以防東吳。昭心中猶豫未決。鍾會曰：「大將軍新亡，人心未定。將軍若留守於此，萬一朝廷有變，悔之無及！」昭從之，即起兵還屯洛水之南。髦聞之，大驚。太尉王肅奏曰：「昭既繼其兄掌大權，陛下可封爵以安之。」髦遂令王肅持詔，封司馬昭爲大將軍、錄尚書事。昭入朝謝恩畢。自此，中外大小事情，皆歸於昭。

卻說西蜀細作哨知此事，報入成都。姜維奏後主曰：「司馬師新亡，司馬昭初握重權，必不敢擅離洛陽。臣請乘間伐魏，以復中原。」後主從之，遂命姜維興師伐魏。維到漢中，整頓人馬。征西大將軍張翼曰：「蜀地淺狹，錢糧微薄，不宜遠征。不如據險守分，恤軍愛民：此乃

保國之計也。」維曰：「不然。昔丞相未出茅廬，已定三分天下，然且六出祁山，以圖中原，不幸半途而喪，以致功業未成。今吾既受丞相遺命，當盡忠報國，以繼其志，雖死而無恨也。今魏有隙可乘，不就此時伐之，更待何時？」夏侯霸曰：「將軍之言是也。可將輕騎先出枹罕。若得洮西南安，則諸郡可定。」張翼曰：「向者不克而還，皆因軍出甚遲也。兵法云：『攻其無備，出其不意。』今若火速進兵，使魏人不能隄防，必然全勝矣。」

於是姜維引兵五萬，望枹罕進發。兵至洮水，守邊軍士報知雍州刺史王經，征西將軍陳泰。王經先起馬步兵七萬來迎。姜維分付張翼：「如此如此。」又分付夏侯霸：「如此如此。」二人領計去了。維乃自引大軍，背洮水列陣。王經引數員牙將出而問曰：「魏與吳、蜀，已成鼎足之勢，汝累次入寇，何也？」維曰：「司馬師無故廢主，鄰邦理宜問罪，何況讎敵之國乎！」經回顧張明、花永、劉達、朱芳四將曰：「蜀兵背水爲陣，敗則皆沒於水矣。姜維驍勇，汝四將可戰之。彼若退動，便可追擊。」四將分左右而出，來戰姜維。維略戰數合，撥回馬望本陣中便走。王經大驅軍馬，一齊趕來。維引兵望着洮水而走，將次近水，大呼將士曰：「事急矣！諸將何不努力！」衆將一齊奮力殺回，魏兵大敗。張翼、夏侯霸抄在魏兵之後，分兩路殺來，把魏兵圍在垓心。維奮武揚威，殺人魏軍之中，左衝右突，魏兵大亂，自相踐踏，死者大半，逼人洮水者無數，斬首萬餘，壘屍數里。王經引敗兵百騎奮力殺出，逕往狄道城而走，奔入城中，閉門保守。

姜維大獲全功，犒軍已畢，便欲進兵攻打狄道城。張翼諫曰：「將軍功績已成，威聲大